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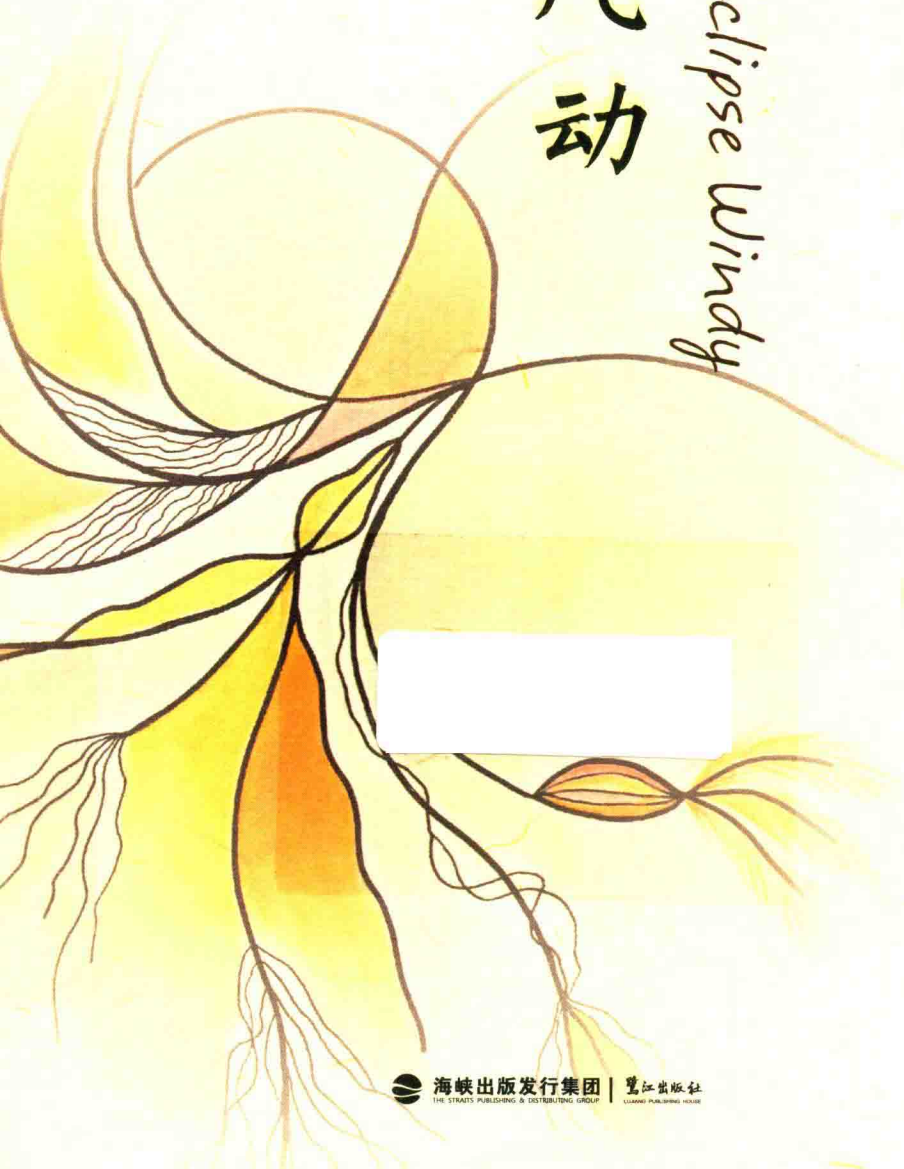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美国」

施玮 著

日食·风动

Eclipse Windy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美国」

施玮 著

日食·风动

Eclipse Windy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LUL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7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食·风动/ (美) 施玮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7. 7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ISBN 978-7-5459-1353-8

I. ①日… II. ①施…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6755 号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RISHI FENG DONG

日食·风动

[美国] 施玮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电话号码: 0591—83661214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插 页: 2

印 张: 19.75

字 数: 27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353-8

定 价: 5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序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自台港澳文学延展出来的“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进入大陆学界的研究视野。而所谓海外华文文学，指的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集中于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群体之中。换言之，这一朵开放在异域的汉语言文学之花，实际上是移民现象的文化附着物、精神副产品。

据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会（Overseas Chinese Confederation）2000 年的统计数据，海外的华人华侨有 3400 万之众，侨居于世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华人移民的原籍、身份以及移出的动机、方式、目的都有很大的改变。新一代移民大多在国内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总体的人文素养比较好。不同于老一辈纯粹受外力逼迫而离家去国，这一代人多半

是主动选择了移民的道路，携带着自幼被中华文化熏陶的印记，漂洋过海，前去追寻那起初或许连他们自己都不很明确的梦想。

然后，他们在无依无靠无基础的异域天空下，锲而不舍，磨砖成镜，用自己的天赋、学识、智慧和毅力开创新生活，打造新家园。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异质文化观念不断认知不断适应，对自身文化传统不断回望不断反思，同时又从不同角度对二者的优劣异同不断对比不断探求。无论是否功成名就，是否志得意满，这一代人有意识的个人奋斗经验，都因此染上了浓重的东西方文化相交错、相印证、相融合的底色。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选择用永远的母语来表述现实生活场景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腕底最贴心的汉字来描画身边的众生相，将移民的生活形态带入了华文文学的文本世界，成为这个群体的代言人。这些作者置身于跨文化围城之内的书写，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艺术加工，裹挟着深入血脉的“原乡”记忆与纷繁复杂的“异乡”体验，展示出这个群体的精神气质、价值判断与文化品格，标注出自身的属于个体同时也属于时代的特殊记忆，为汉语言文学的本土样态提供了一个风情迥异的参照。

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圈里，女性作家占压倒性多数。她们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总体水平。随

着国内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投入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海外女作家们的创作实力、表现及潜能，或多或少地引起了学界的区别观照，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限制，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的文本尚不足以体现她们整体性的创作成果与风貌。

当今世界，中华文化对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海外华文文学正处在汉语言文学与国际文坛接轨的前沿。为进一步促进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繁荣，同时满足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文本需求，以《海外华文文学史》、《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等系列图书享誉海内外的鹭江出版社，由笠林华社长总策划，开始了“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的创编工作。

海外华文女作家的群体很大，丛书的海外编委在尽量考虑地域分布的前提下，以定居海外，并在新世纪这十多年来笔耕不辍的女性作者为主要选择对象，推荐她们质量比较好的作品。诸位作者的背景、经历、际遇和目前的创作状态各不相同，文风各异，经过国内专家编委和出版社的联袂推荐、审阅，最终确定了丛书的书目，力图集中展示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所构建的独特的文学风景。希望借由这套丛书的出版，激励海外女作家们在高涨的创作激情之外，更主动更积极地去寻求去承担

她们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的文学使命，同时向国内学界成序列地呈现海外女性文学现阶段的格局，以推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通过双向互证，双向互补，共同促进汉语言文学超越地域、超越国别、超越种族的繁荣与发展。

江 岚

2015年7月3日于鹭江出版社

序一 灵性的指证、 亲历和见证

施玮是海外华人文学创作中的活跃人物，我相信这是缘于她的一份重要的使命感：用文学的方式记录她所领受的生命体悟。在她诗性盎然的笔触之下，那些芳香的事渐渐展开它神秘、忧伤和喜乐的面容。

诗性的叙事方式在施玮的中短篇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本集子中小说的诗化特征就相当浓重。关于小说叙事边界问题，我们常常会看到女性作家在叙事中常以主观和诗化的方式展开故事，施玮也许也有这个原因，但我却更注意她隐藏在诗性叙事的河流下面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她对终极价值或是神性维度的探求。这在她的《日食》中表现得很突出：与其说它是一个梦境，不如说它是一篇灵魂札记。这篇梦呓般的文字让我想到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以灵魂人格化的方式追问这个世界的重要命题。《日食》通篇充满了卡夫卡式的梦呓，通过一个固执的“王”身陷当下文化困境的灵魂历险，提出了在新旧交替的洪流席卷之下的生存之疑。作为一个一只脚已跨入新时代，而另一只脚尚在传统中的现代人，谁是那个可见的“王”？世界的“王”？谁又能当自己灵魂的“王”？在相对主义盛行的今天，任何统一的知识 and 价值，都可以被解构。而平庸成了现代人的

主要特征。在今天，只有“王”才是真正的人，而人已经变成了甲虫。这就是当今时代精神的重要本质。由此，我们观察到，施玮的所谓诗性叙事并非简单的女性特征，而是一种诗化的哲学式的诘问，从这一点上看，她的创作确实是重要的，也是大可期待的。

施玮的叙事语言很老练，这得益于她的诗歌训练。其遣词造句的能力有一种男性作家常有的刚性，隐藏在诗性的语言下面，并在貌似华丽的语言之流下呈现出思想的痕迹。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立即脱去现代主义的外衣，它的“象征”和“寓言化叙事”今天仍有其延续的意义。施玮在信主前期的小说带有这个历史印记，这没什么不好。关键是你表达出了什么？我们曾在卡夫卡、里尔克、达利甚至埃舍尔那里读到过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施玮在小说中揭示出了这个相对主义时代的人性割裂的凄厉画面，在她的小说中被固定为夜与昼的结合点：子夜。尼采曾有一首诗写到了子夜的深沉：人啊人！小心呵小心！\深邃的子夜轻诉着什么？\“睡着，睡着\我从深邃的梦中醒来：\世界万般深邃，\深邃于白昼的想象，\痛苦万般深邃，\情欲，比那灸心的折磨还要深邃。痛苦祈求说：走开！\然而所有的七情六欲希冀永恒，\——希冀深邃、深邃的永恒”……而在施玮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理解为另一种事实：死而复活的子夜，黎明前的黑暗。

这正如《那夜，风动》中所描写的死亡。这篇读来像鲁迅的小说《故乡》，小说告诉我们：有的死亡就是终结，死后再也没有了。有的死却大有深意。可为什么只有死亡留给人那么多的思虑？如果没有复活，为何要谈论死？只要接受就可以了。而《那夜，风动》却把死和自杀上升到了生命诘问的高度：空虚而导致的死亡和复活有关吗？实际上生存的一切问题都与死亡相关。主人公王叔用死提出了这个话题中的话题，春仔却寻找一种叫“离弃”的方式来回答。事实上人类有过许多种答案来加以应答，但都差强人意。儒家的道德理想缺乏实践能力，道家的顺应说规避问题，佛家则以深刻的遗忘来“离弃”它，只有人子耶稣，以死的方式

回答死本身，并达到复活。他阻断了人僭越神的一切可能。并解除了一个最深刻的误解：以为信仰只是人的延长。施玮在小说中通过对空虚本质的体验式描述指明，虚无价值和商业文化虽然身处两极，但同样不能提供有效的价值观。

施玮的思考深度确实得益于她的信仰，因为灵性是理性的重要源泉。在她稍感绚丽的外衣下，包裹着她对生命意义的思索。这本集子中的类型很完备，有思想录式的《日食》，有诗化体小说《风动》，但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则是《斜阳下的河流》。

这篇较长的小说首先证明了施玮有扎实的写实能力。在这么一个体量中要写完人的几乎一生之长的历史，尤其是生命成长史，是不容易的。刚读来时似乎觉得并无惊人之处，但恰恰是这种貌似“老实规矩”的语言方式有机契合了她想表达的主题：两个生命如何穿越一切障碍，达到具有神圣意义的“爱的结合和完成”。林迎辉和陈雪依从相识到爱上对方、从爱的障碍到爱的超越、从信仰的确立到信仰的试炼，施玮用沉静、内敛和从容的笔触记录了一段“两个人的圣经”。林和陈的故事代表了中国一代信仰者的历史，施玮的书写具有见证上的重要意义，从这一点上说，她的写作真正体现了使命意识。

林和陈爱情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别于世俗爱情中的爱，那可能只是一种“残缺的情感”。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的爱，却始终与神圣性有关。所以在作品中作者写到他们的婚礼和施洗是一体的。有复活的生命才有爱，因为爱就是神。唯有这种爱才能超越一切死亡的毒钩。在林和陈的一生中，有一位生命的主始终没有抛弃他们，反则紧紧带领他们越过所有险境，即便有时仿佛牵不到他的手，醒来才知道那是他抱着我们。我觉得施玮写出了神圣之爱的一种重要品格：无论我们多么软弱，无论乱世中的命运之魔一次又一次地改变我们的愿望和理想，但生命之主却一定会带领我们越过一切死亡幽谷。这里的男女之爱的神圣性，已完全契合于《圣经》中关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圣经》中更直接地指出：人类的男

女之爱，就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因为“那人独居不好”。这个高潮就是小说中的一句描述：“林迎辉已经死了，如今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爱是永不止息。

这篇小说的出现，预示施玮的小说跃上了一个台阶，这不是技术的台阶，而是生命的台阶。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写作首先都不是对着人的，而是对着祭坛的。基督徒的信仰写作大抵有三个阶段：第一是信主之初用神性之光照亮黑暗的阶段；第二是描述生命试炼的痛楚的阶段；第三是靠着神越过死亡幽谷在生命试炼中达到得胜和喜乐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第一阶段是针对外邦人的；第二阶段是针对自己的，因为对别人并无太大的造就意义；只有到了第三阶段，才开出了喜乐的花朵。这篇小说是施玮的灵性写作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成功是以生命试炼为代价的，是得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创作就是一种见证。信仰的见证。

基于这一原因，我郑重推荐施玮的小说。

是为序。

北村（著名先锋小说和灵性小说家）

2010年春节写于高远居

序二 生与死的重叠

施玮是以诗著称的，从二十多岁起便在中国各类诗歌刊物和文学综合刊物上发表诗歌，并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并研究诗歌创作，多次举办施玮诗歌朗诵会和作品讨论会，至今出版了七部诗集。在1996年离开中国移居美国前，她以一本描述家族中三代女性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柔若无骨》开始构建她的小说殿堂，近几年在创作诗歌的同时，又完成了《放逐伊甸》和《红墙白玉兰》两部长篇。

施玮的小说和她的诗歌一样恣意纵横、没有定规，或写实，或超验，各不相同，很难有个综述评论。然而在风格上，她的阔大与哲理性总是奇妙地，与细致的描写、感性的想象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超验的、绚丽的阅读效果。

在施玮二十多年的创作中，中短篇小说的数量相对来说是很少的，但我认为她的中短篇小说，是她在海外，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中，心灵、思想、审美、语言等在巨大张力中绽开的奇葩。

一 生与死的重叠

生与死，过去与现在，黑夜与阳光，原本是互不相容的两极，但在施玮的笔下，它们却是重叠的。在施玮的小说世界里，世俗中视为两极的东西，却可以同时出现，这一点在她的短篇小说《日食》中尤为明显。

也许没有什么自然现象比日食更能表达两极的重叠了，试想想在阳光明媚的白天突然日食来了，天地间一片黑暗，如同暗夜降临，又在一瞬间，日食结束了，又是一个大白天，人类在日食发生的一瞬间，都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惊恐、迷茫以及渺小的感觉。在施玮的笔下，这种人类的体验，透过主人公在梦与现实之间的徘徊，以及主人公对生与死的思考，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现实中，历史不会与今天重叠，生与死也不会重叠，它们是在一个不可逆的运动中，先后出现的两极现象，但施玮偏要让它们在小说中重叠，她似乎要消除两极张开所造成的张力，但事实上，她却让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一种对现实和生命的厌倦，以及对黑夜和死亡的依恋。

施玮天生是一位诗人。在诗人的思维中，总是有两个叙事系统，一个系统是尽情地描述现实，而在同时，另一个系统也在尽情展现理想。有时候让人不明白，诗人是活在现实世界中描述理想中的世界，还是活在理想世界中透视现实中的世界。或是在诗人的世界里，这两者本来就是重叠的。因此，在诗人施玮的小说中，出现飞翔于过去与现实之间，穿行于生与死之间的人物，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施玮笔下的人物，似乎也是生活在一个两极重叠的世界中，他们或者是在白天来临时，却拒绝清醒过来，让自己仍然活在黑暗中，或者是觉得自己是清醒的，却在梦游之中。施玮的笔下，历史披挂着现实的符号，而现实却显得有些荒诞。梦和历史，总是给读者一份真实感，反而是现实让人喘不过气来。

小说家们总是为读者虚拟了一个十分现实的世界，而读者总是不自觉地进入了这个虚拟世界，与主人公一同经历喜怒哀乐。施玮的小说并不符合这一标准，她是为读者预备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让读者超越现实世界的喜怒哀乐，来思考现实，思考理想。

历史与现在，生与死，黑夜与死亡是人类司空见惯的现实，不要去思考它们，或者说不要将它们重叠起来，就显得自然，显得没有思考空间，也显得没有什么意义。施玮把它们重叠地体现在小说人物身上时，就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这种张力让读者不得不去思考死亡。

两极的重叠是虚幻的，但体现在小说中，好像又是真实的，施玮用这种表现手法来表达她对人生思考的结果，她的这种思考方式，既是独特的，又是属于全人类的。因为人总会在某一时刻，或多或少会经历到施玮笔下的两极重叠的情景。

例如《日食》就是例子，而这种经历必然会对人的内心产生强烈的冲击，留下持久的回荡。

显然，将历史和现实重叠，生与死重叠，并不是施玮小说的真正目的，她想要达到的是这种重叠所引发出冲击力，来触动读者的心灵，开始与作者一同来思考生活，思考死亡，思考我们原本以为是虚幻的世界，成为一个主动超越物质层面的存在者和思想者。读施玮的小说，哪怕是读《斜阳下的河流》这样非常写实的作品，其意境和语言节奏仍会有诗的感觉，如果像读诗那样读施玮的小说，或许更能准确地把握到施玮在小说中所传达出来的情感与信息。

二 隔绝状态与天窗意识

施玮原本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诗人，但她来到北美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已经无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方式来衡量了。她的中短篇小说非常独特，初看之下，以为是一部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的小说，例如《日食》，但仔细阅读之下，又发现小说的本质，或者说小说的根源

却不是出自于中国传统文学。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北美这块土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源泉，以致她能创作出有着全新生命本质的作品，这些作品的表达方式仍然是当今中国文坛所熟悉的，但作品里流淌的血液却是全新的，它传达着全新的信息。施玮在北美创作的作品中关注的焦点是死亡，在她的作品中死亡是如此真实，因为她作品中的人物在真真正正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同时她的作品中的死亡又是如此的虚幻，就像风一般，读者可以感觉到，但却看不见，摸不着。在施玮的笔下，死亡有着许许多多的形式，当人们在探讨生的意义时，她却在探讨死的意义。在她的笔下，生是一种等待的状态，生的目的就是迎接死亡、穿越死亡，这点在她近作《那夜，风动》中表现尤其明显，以挂在门上自杀的身体开始，描述“死亡”这扇门始终悬挂在生者的上空，恐惧、诱惑与盼望并存。

施玮笔下的人物常常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读者似乎可以从中闻到存在主义的味道，但是施玮的作品绝不是存在主义的产物，她的作品中没有存在主义所特有的绝望，相反她的作品不是灰色的，而是明亮的，即使她在探讨死亡，却也是透着希望的亮光。她的作品中的隔绝状态不是地狱般的隔绝，而是在一个有天窗的密室中的挣扎，而天窗的亮光正是施玮笔下的人物重生的原因。

即便是天窗中没有亮光透下，但施玮笔下的人物似乎都有天窗的意识，而正因有这个天窗意识的存在，才能让施玮笔下的人物有意或无意地向上探索。这种探索的举动，使得施玮笔下的人物透出一种升华的气息，正是这个升华给作品带来了异常的亮光。因此纪实小说中的人物最后仍在黑暗中的隔绝状态，但他们的生命却似乎本能地转向、倾向天窗的方向。

中篇小说《纸爱人》最能体现出这一点来，施玮以内敛的笔触，淡然却又是极细致地描述了男女之间不同视角的纠缠，呈现出一种灵魂升空俯视自己的异样阅读审美。超现实主义的笔法，让读者的痛因着被阻挡而孕育成汹涌的内省的震撼，从而使施玮的作品脱离了低俗的煽情、超越了对生活简单的翻版复制。

施玮的中短篇小说中涵盖着一股力量，她的创作似乎是表面平静的火山口下运行着岩浆，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虽然到现在为止，她的中短篇小说写得不多，并没有形成激动人心的火山爆发的情景，但是从她的创作轨迹看，哪一天，她拿出震撼性的作品，应该是不会让人惊奇的事。

朱易（《国际日报》主编）

写于2007年 原载于《国际日报》

目 录

短篇小说

日食/003

躲藏/020

那夜，风动/029

苹果里的星/037

校庆/52

中篇小说

纸爱人/085

斜阳下的河流/116

记忆条/160

喜丧/238

后记/292